

当听到国际歌之后……

魏树云

曾听父亲回忆说: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路过一座祠堂时听到屋内有人在哼唱一支歌曲,歌声雄浑有力、庄严,很符合自身的想法和家境。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!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!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,要为真理而斗争!……”我父亲听了一会儿,就叩响了大门,开门的是一位老者,进门后就寒暄起来,方知老者是位先生,放学了,在批改作业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支歌。老先生说这是国际歌,号召人们要起来斗争,打破旧世界,建立新世界。

当时,只有二十来岁的父

亲向先生讲了他听到这支歌的感想,并简单地说明自己的身世。我父亲兄弟姐妹五人,无房无地,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,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。之后通过几次交谈,方知老先生是位地下党员,正在发动受苦的穷人闹革命。

不久后,我父亲在老先生的引导下也参加了革命。那时候,抗日战争爆发,党组织就委派我父亲任新华区民兵大队长,负责训练民兵,受丹北区领导。记得20世纪50年代,我在房子的墙洞内发现了七八枚手榴弹和雷弹,几十发子弹,一支枪通针,一只钢头盔,一只布质白底黑字“抗战到底”的

胸牌,几本训练民兵的教材。当时上交给了地方政府武装部罗金根,奖励了几升米。由此可见,这儿曾经是训练民兵的场地。

当时民兵训练热火朝天,白天训练,晚上就扒日本人的公路。民兵们打了几次漂亮的仗。例如:智取段家桥敌据点——黄家祠堂,缴获枪32支,子弹几千发,俘虏敌人31名,日本鬼子2名。1942年8月,我新四军“前进报”上以“生顺根”的名字登出。“生顺根”就是民兵唐鑫生、张顺志、唐东根,从三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。1941年,新桥沦陷后,日本人在新桥朱家大岸楼子上造了炮台。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,抢鸡鸭、抢姑娘,无

恶不作。一次,一个日本鬼子到炮楼西边的寄庄圩偷桃子被陆际堂看到,陆际堂便拿起一张小板凳砸向鬼子兵的头,鬼子兵被当场砸死;还有火烧朱家大岸鬼子兵的炮楼。一件件、一桩桩的事,民兵干得很出色,大快人心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,新桥民兵转入地下斗争,组成敌后武工队。我父亲留守地方,成为武工队员,开展反蒋介石的斗争。我父亲工作很出色。1946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之后,由于坏人告密,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包围了魏家墙门,将我父亲抓去关在埤城,晚上进行严刑拷打。父亲坚贞不屈,没有供出我党的情况。农历五月初九早上被押向嘉山“杀人田”英勇就义。据当地百姓讲,父亲就义前唱响了国

际歌……村里老百姓将我父亲遗体运回,看到他身上全是烙印,全村人都哭了,父亲牺牲时年仅33岁,现安葬在嘉山烈士陵园。

我父亲生前有个心愿,待中国解放后要将三个儿子的名字改一下,老大改英特,老二改纳雄,老三改耐尔,寓意“英特纳雄耐尔”(即英文international,来源于法语的internationale,本意是国际或国际主义;瞿秋白翻译时译作“英特纳雄耐尔”。在《国际歌》中代指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。)就一定要实现。父亲牺牲时,其儿子们的名字没来得及改,但三个儿子秉承了父亲的心愿,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大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心愿没有改!

记忆里的后巷老街

朱杏荣

后巷是原丹阳县北部的古镇,它东临长江,北与丹徒一河之隔。镇上的老街就是生我养我的衣胞之地。

后巷老街究竟是哪一年成街?如今已不可考,我只知道原先由东方、后巷两个村合并而成(原五村、六村改为东方村,四村、七村改为后巷村)。在祖辈的讲述里,它历来都是后巷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。如今时过境迁,老街在岁月的长河里渐渐地没落了,原有的繁华景象早已不见,满目可及的是随处可见的断壁残垣和一些落寞的身影……

偶尔在老街逛一逛,我总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,儿时的那些关于老街的记忆便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……

记忆里的老街是繁华热闹的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,后巷老街就有私人开设的店铺,什

么雪昌、德泰丰(后改裕丰祥)、义兴昌、松柏堂、吴广和等,还有龙保饭店、鱼行、烧饼店、铜匠店、王同兴铁匠店、油坊,老街东头还有远近闻名的元春澡堂。元春澡堂曾经也是许多抗日志士经常聚集的地方,朱元春的大儿子朱顺和是一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。每天清晨,老街就开始忙碌了,一大早就有人赶到龙保饭店吃阳春面、小笼包。临近村的乡民们上街做小生意的,买东西的,夹着包走街串巷剃头的,好一派和谐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活景象。

后巷老街,东(东方村)有九狮图(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)、西(后巷村)有双龙会,逢年过节,经常结伴同行。每当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起时,龙狮便开始了表演,龙腾狮跃,场面热闹非凡!

记忆里的老街是充满着文化气息的。

后巷老街虽小却很方正,

而且还有四个门即东西南北四个券(xuan)门,东券门至小麻子店,西券门至西广场,南券门至街南,北券门至北街小河。四个券门的开闭记录着老街的变迁和岁月的轮回。

说起西券门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。民间传某个朝代,有人在朝廷做官,其母百岁时皇上御赐“圣旨百岁坊”匾额,被镶嵌在西券门牌楼上。古时候,百姓生活水平低下,医学也不发达,如果没有子女的孝敬,老人能活百岁吗?足见当时后巷老人尊老爱幼、文明礼貌和谐共处的优良美德。

北券门的朱宅大院是书香门第,祖上曾出过多位大学生。当时的社会,出一位大学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,东方村人曾引以为傲,也是茶余饭后常议的话题。

老街有三处朱氏宗祠和一处吴氏分祠,即:东分祠堂、中分祠堂、西分祠堂,东分祠堂后来成了后巷中心小学,中分祠堂成了粮管所和国家粮库,西

分祠堂改成了后巷粮油加工厂,吴氏分祠新中国成立前是伪镇公所所在地,新中国成立后为供销社。

老街中间还有一座土地庙,土地庙香火旺盛,极具灵气。听先人传说,外表看似不大,但里面可放九十九桌酒席。庙的后面留了一间专放救火设备。这套救火设备是“洋货”,是民间捐赠的,非常先进,据说救火效果很好。老街东北边还曾有一座道观,不过如今已不可寻,据说是被日本鬼子烧掉的……

记忆里的老街是充满童趣的。

我小时候的老街,天是蓝的,水是清的。东头小学的操场上是我们夏天纳凉的好地方,我们睡在桌子上仰望天空,看银河,找牛郎织女星……东头的池塘,清澈见底,大人们去洗菜、洗衣服,我们经常去钓鱼、去游泳。老街的

每一块砖,每一片瓦都浸润着我们最纯粹的童年乐趣。

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农民从互助组到高级社、人民公社,私营经济从公私合营到集体经济,原来私人开的店逐步被集体、国营企业所取代。后巷老街也随之换了新面貌。供销社、邮电局、商业公司、饭店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,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逐步呈现。20世纪70年代初,随着集体经济的兴起,后巷老街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期。但由于受地理位置、土地的限制,许多已初具规模的社办企业纷纷外迁,从此,后巷老街彻底停止了经济发展的步伐。